

起点白金
作家禾早

浪漫古风新作
原名：《财迷仙穹》

独家全新番外

《鸿雁在云鱼在水》

关键词：腹黑+宠溺
傲娇+毒舌 萌宠+神兽

一个白衣冷面，

如神祇高高在上；

一个懒散腹黑，

似梦魔摆脱不掉……

师兄也好，师叔也罢，

她只是一棵好不容易

傍上『豪门（师门）』、

想要吃饱睡好、挣点

零花更美妙的小杂草，

管他们争来斗去为个

啥！



陌上君如

MOSHANG JUNRU

妾拟将身嫁与，一生休。
纵被无情弃，不能羞。

禾早 著

玉

陌上君如

MO SHANG JUN RU YU

禾早 著

玉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陌上君如玉 / 禾早著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
2014.2

ISBN 978-7-5104-4845-4

I. ①陌… II. ①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21427号

陌上君如玉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禾 早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央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冯宏霞

封面绘图: 鸠纳兰

装帧设计: 80零·小贾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*970 1/16

字数: 870千 印张: 41

版次: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4845-4

定价: 59.80元(全二册)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[二十三]

九玄山，集鹤峰。

赤螭在峰顶盘旋了两圈，径落在将离殿外。

秦无忧赶出来，看见慕十三怀里抱着一人，大踏步地往她面前走来，连忙欣喜地迎上去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慕十三点了点头，直往丹房走去。

柳妖惜惜早在离开混沌迷谷时就已经躲到了七情六欲阵图里，因此看上去，跟在他身后的唯有韩吟一人，秦无忧就追到了慕十三身旁，没话找话道：“师父，这位老伯受伤了么，要不要紧？我房里还有从流仙门里带出来的灵验伤药，若用得上我就去取。”

“不用了。”慕十三在丹房门口停步，“你去修炼吧。”

他说着就同韩吟进了丹房，紧闭了房门。

秦无忧怔怔地立在门外，面色一点点沉了下来。

就在这时房门忽然吱呀一响，启开了一条缝，韩吟那双清灵的眼睛掩在门缝后面笑吟吟地望着她：“秦师妹，麻烦你去熬一锅粥来好不好？”

一点都不好！秦无忧过了好一会才漠然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到了灶下洗米熬粥，不过她没干等着粥熟，而是悄悄绕了出去，趁着日头还未高起，到云初心住处外的那片竹林里去采集竹叶上的露水。

这件事她素日常做，采了露水是给慕十三泡茶用的，因此云初心听见动静开门出来时，就问了她一句：“慕师叔回来了么？”

秦无忧欲言又止。

云初心就皱着眉道：“洛云卿和韩吟那小丫头呢，是不是也跟着回来了？”

秦无忧只道：“我没看见洛师兄。”

云初心一怔，面色有点难看起来，抽身就走：“我去找韩吟。”

秦无忧没有追上去，望了一会她远去的身影，微微一笑，转身又接着采露水去了。

大概是体毒深，先前喂的丹药没有什么效用，这时将离殿的丹房内，慕十三用灵气替楚夫子拔了瘴毒，韩吟又逼着财宝大爷从洞天灵圃里摘了一枚能清毒醒神的甘

露果，小心地挤了汁水喂给楚夫子，这才见他悠悠醒转了过来。

看见她，楚夫子犹似梦中，一脸的神情恍惚。

韩吟忙道：“夫子是我，韩吟。”

她刚想问问楚夫子如何从魔门手里逃生，就听见云初心扬着嗓门在外头喊：“韩吟，你给我出来！”

韩吟同慕十三对望了一眼，还没来得及应声呢，丹房门就被人用力推开了，云初心闯了进来，看见他俩先“哼”了一声，上前就紧握住韩吟的手腕道：“走，我有事要问你。”

“别拉别拉。”韩吟被她拖着趑趄了两步，忙道，“什么事这么急匆匆的？”

云初心还在拉她：“出去说！”

韩吟转头看了楚夫子一眼，不情愿地挣出了手道：“还是在这里说吧。”

“这里？”云初心冷笑起来，“你如今还真的是什么事都不瞒着师叔。”

韩吟一怔：“师姐什么意思，你要问的事，师叔不能听么？”

云初心神色复杂地看了看慕十三，闷哼道：“反正这事是你们两个一块儿做出来的，他听了倒也无妨。”

韩吟被她说得一头雾水，伸指戳了戳慕十三，小小声问：“没记错的话，这几个月我们一直都在混沌迷谷吧？”

慕十三唇角轻勾：“不错。”

韩吟眨眨眼：“那我们两个做了什么自己不知道，远在山上的师姐却知道的事呢？”

“你问我？”慕十三一扬下巴道，“不如直接问她快一点。”

“师姐。”韩吟笑起来，“到底什么事啊？”

云初心瞧见他俩熟稔之极地说笑就已经面色难看无比了，再被她这么一问，越发的没好声气：“还装糊涂！你们俩的事情，同门之间都在传，那话说得不知道有多难听！”

韩吟奇道：“传的什么话？”

“你还当真不知道？”云初心语带讥讽道，“大家都在说，你和师叔在混沌迷谷里时不顾身份，私底下亲亲密密搂搂抱抱，什么大逆不道、有违伦常的丑事都做出来了。”

这话说出来，饶是她素常性子豪爽也不禁微红了脸，好在她满面都是怒色，看着倒像是生气憋的。

韩吟这才恍然，原来是这事！意料之外，却也情理之中，不用问，会传出这难听话的人屈指可数，左不过就是那几个看她或看慕十三不顺眼的人了，不过要认真说起来，她倒是挺想做这大逆不道、有违伦常的事，可惜还没得机会。

云初心见她听了自己的话非但没有惊慌失措，惶然无助，反倒流露出一脸的惋惜向往之色，更是气得快要绝倒过去：“你那是什么表情啊！”

表情很奇怪么？韩吟一窘，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。

慕十三直接嗤笑出声了，拂了袖道：“事问完了？你可以出去了。”

云初心怎么都没想到他会直接赶人，惊讶地怔了一会，气恼道：“兹事体大，师

叔你难道就没有半句解释？”

“空口白牙，你说我作奸犯科，我难道就要解释自己没有作奸犯科？”慕十三微讽一笑，“何况不管这事是真是假，同你有什么相干，我需要对你解释么？”

云初心被他问得哑口无言，只好转望韩吟，厉声道：“师妹！这是关系你名声的大事，你也没有半句解释？”

“师姐要我怎么解释？”韩吟无奈一笑，“我说没有，你就信么？就算你信了，那其他同门呢，我没法子一个个找他们解释，他们也未必相信。”

云初心还待再说，就听慕十三催促道：“好了，你快点走吧，我这还有事呢！”

他说有事，倒不像是借口。

云初心来得匆忙，先前没有留意，但此刻也发现了丹房内另有外人，那么许多话就有所顾忌不太好出口了，她咬了一会唇，转身就走，只恨恨地撂下一句：“这件事师父暂时还不知道，但师妹你最好早做准备，万一他老人家追问起来，你也好有个交代！”

她提起厉青寒，韩吟倒有些忧郁起来，但她转念又将忧郁给抛到脑后去了，厉青寒会不会知道，什么时候知道，还没个准呢，她这会操什么心？还是先顾着楚夫子比较要紧。

不知道是不是瞧出了她的心事，慕十三漫不经心地提了一句：“回头你师父要传你问话，我会陪你一块儿去。”

“啊！师叔你是大好人！”韩吟伸手就勾住了他的胳膊，满面幸福地倚靠了上去。

慕十三轻笑：“我去找他告状，说你对我动手动脚。”

韩吟一口血差点喷出来，连忙松了手规规矩矩地离他三尺远，然而当他开始询问楚夫子的身体情况，解说一些事情时，她还是忍不住，时不时的就要拿眼角余光去偷偷地瞧他，心里情绪十分复杂。

师叔大人太高深莫测了啊！她完全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，自然也闹不明白他听说流言后心里的真实想法，不过平常相处时她也能感觉到，他对她似乎比对任何人都要更纵容一些，这是不是代表着他也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她？仅仅是这么一想，心就欢喜地乱了起来，正失神呢，她的额头就被他轻弹了一下：“回魂！”

韩吟捂住额头：“干吗？”

慕十三笑得有些不怀好意：“楚暮雪的事，你自己对夫子说吧。”

韩吟一抬眼，就对上了楚夫子那双略有些混浊却满带着期盼的眼，那欢喜的心就瞬间往下一沉，暗自叫苦不迭：师叔也太阴险了，直接就把这么为难的事情丢给了她，这让她怎么启口呢？

憋了好半晌，她才憋出一句：“夫子你饿不饿，要不然吃些东西我再慢慢地讲给你听？”

楚夫子是被魔门中人掠走过，然而不可能会有人告诉他楚暮雪的事情，因此他仍然一无所知，不过韩吟的为难他也看在了眼里，他是个聪明人，立刻就知道了自己女儿必定凶多吉少，心里一痛后，他闭上了酸涩起来的眼睛，颤着声道：“这么多年过去了，

老夫心里早就有了准备，不盼什么，就是想知道个清楚明白，你，还是说吧……”

话一说完，他就扭过了脸去，尽管已经掩饰了，韩吟还是看见了他眼角渗出来的泪水，心里暗叹一声，也转了脸不去瞧他，低声将自己查到的事情，一五一十地慢慢道来。

慕十三在旁默立了一会，悄悄地走了出去，看了一会殿外的苍茫山色后，往灶下走去。

这时秦无忧已经熬好了粥搁着待凉，正忙着用小炭炉子烹煮她从竹叶上采集下来的露水，忽然发现面前多了一道阴影，连忙抬头，看见来人是慕十三，她脸上的笑意就止也止不住地灿烂起来，意外欣喜地唤了一声：“师父要喝茶么，等一会水就好了。”

慕十三没有言语，只是神色漠然地看了她一会。

秦无忧就觉得有些不对劲起来，心里一沉的同时，脸上的笑容也一点点地黯淡下去，强撑着问道：“师父……有什么不对么……”

慕十三又看了她一会，看到她面色极为难看起来，这才转了身道：“我不太喜欢有人背着我省动手脚，更不喜欢被人自以为是地算计，这一点，你记清楚了。”

秦无忧心里一窒，慌张地想要辩白，然而什么都还没来得及说，就见他已经走了出去，只留给她一道渐行渐远、衣袂飞扬的背影。

殿堂空寂，笛音缥缈得有些断断续续。

韩吟从丹房里出来的时候，天色已然黄昏，她循着笛音寻过去，看见慕十三懒懒地斜倚在廊栏上，垂着眼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吹着手里的竹笛。

她没出声，在他对面坐下，看远处山那边初起的月影朦胧。

抵在笛上的唇倏离，慕十三轻声问道：“如何？”

韩吟扭着腰间系玉佩的丝绦，叹口气道：“我劝了半天他才喝了一碗粥，眼里看着也没什么神采了，不知道缓上几个月，他会不会好一些。”

慕十三没言语，唇又抵在笛上轻轻地吹起来。

韩吟接着低诉：“夫子说他被捉去后，一直关在不见天日的地方，黑暗和静寂逼得他陷入了半癫疯的状态，他都不知道自己被关了多少日子，直到有一天被人救出来。”

笛音停了，慕十三沉吟道：“引魂灯炼制起来需要耗费不少时日，关着他倒是正常，不过救他那人……难道是尚朝云？”

要不然，楚夫子这么一位寻常老人，想从魔门手里逃出生天，还真有些匪夷所思。

“有些意外吧？”韩吟苦笑道，“我原本还纳闷，觉得尚朝云就算救了苏星沉，也能将他带到别处养伤去，没必要隐匿在五行灵脉下面，夫子说后我才恍悟，她躲的根本就不是我们，而是魔门的人。”

“狐狸就是狐狸，果然狡猾。”慕十三自嘲一笑，“她的行藏要没有暴露的话，我们就成了替她把门的人。”

可不是！魔门的人要寻迹追踪到尚朝云，被蒙在鼓里的九玄弟子就得替她先挡个头阵，用命来给她争取逃跑的时间。

韩吟又道：“夫子说他不认识尚朝云，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救他，不过对他来说没什么两样，尚朝云没有放他走，而是将他禁闭在了五行灵脉之下。只不过待遇好一些，在窄小的石室里给他留了一盏灯，有足够的食物，尚朝云偶尔还会找他聊天，问些楚暮雪的事情……”

慕十三抬起眼：“楚暮雪？”

“对。”韩吟目光对上去，“师叔有什么猜测？”

“说不准。”慕十三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，“我只能猜到她救楚夫子，应该是为了阻止魔门复生楚暮雪，至于这么做是出于个人恩怨，还是同元一真人有关，那就不好说了。你回头去见你师父时，顺便打听一下吧，他入门比我早得多，知道的旧事也多了。”

韩吟点了头道：“尚朝云大概是嫌夫子累赘吧，逃的时候没带上他，他说他就只得遇到我们前，禁闭他的石室突然坍塌，一股炽人的热浪差点把他烤干了，他挣扎着从乱石堆里爬出来，一路逃到了混沌迷谷里就晕了过去，醒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。”

慕十三眼里有歉然的笑意掠过：“这事倒要怪我了，我当时追赶苏星沉心切，也没料到五行灵脉下面还有人，出手就重了些。”

韩吟却觉得侥幸：“幸好你出手重了些，把那石室震塌了，要不然尚朝云和苏星沉都死了，没人知道夫子被关在里头，他岂不是要被生生饿死？”

她说着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取出七情六欲阵图来抖了抖，抖出一只浑身僵硬的狐狸尸体来，十分黑线道：“这个，怎么办？”

若是寻常狐狸，以她雁过拔毛的贪婪心性，早就二话不说上手扒皮了，可是眼前这只媚灵狐，却是活生生地以人的模样在她面前出现过，她就有了心理阴影，不敢下手去荼毒。

慕十三失笑，替她取了摄魂铃和媚灵狐内丹，不过都没有立刻给她，因为凭她目前的修为，根本破不去摄魂铃上的禁制，还需他代劳，至于内丹么，他们两人其实都已经用不上了，但他还没忘了韩吟发过重誓，得调教出三名丹成修为的五行宗徒弟，那么留着这内丹，今后说不定还有用处。

“媚灵狐皮可以炼制防具，你……”他目带询问之色望了过去。

“免了免了。”韩吟扭脸，“我可不想往身上裹这狐狸皮，会浑身都不自在的，我们还是找个地方，将她妥当点埋了吧。”

慕十三垂眼一笑，他也是这意思，尚朝云到底是修成过人身的千年狐狸，要认真算起来，勉强也称得上是修仙前辈，取她的法器内丹还可说是不想暴殄天物，要连她的皮都扒了，就有些过分了。何况他也一向不赞同为了一己私欲，恶意掠夺妖兽的内丹来修炼，因此对江静夜身处的那诛妖门，实在生不出什么好感来，不过他早就不是什么叶家的十三公子了，江静夜也不再是他的丫鬟，她入何门派，他无可置喙。

他去殿内取了一只白玉匣子，将尚朝云的遗体收敛入内，随后就同韩吟一块儿，在集鹤峰上寻了一处风景秀美僻静的地方，将其葬下，看看天色已黑，就同韩吟在山腰处分了手，各归居处。

韩吟没有立刻回去休息，而是到了不居殿内，将下山后遇到的种种，都毫无隐瞒地回禀了厉青寒，唯有慕十三的修为，她总觉得照实说了不太好，就含含糊糊地遮掩了过去，将能够逼住尚朝云，拦下苏星沉的功劳，都尽数归到了从洞天仙府得来的灵兽獬豸和那张七情六欲阵图上。

好在上回洛云卿回山取药匆忙，将探寻落星湖和击杀化蛇的事都一言带过，没来得及细叙，厉青寒听了倒也没有生出什么疑惑来，只是闻知苏星沉的死讯，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沉默了良久才道：“苏星沉在你们八代弟子中是出类拔萃的人物，谁也没料到他竟会误入歧途，你李师伯得知这个消息后，怕是又要伤心了。”

韩吟对这话有些不以为然，李别鹤为人谨慎，她初入九玄时就见识到了，在苏星沉的事情上，他为了避嫌异样沉默，甚至连伤感的情绪都没见他外露半分。当然，这本来没什么错，但是对比起同样性情内敛的洛云卿的伤心来，她不知怎么就觉得李别鹤这个师父做得其实是有些薄情的，不过修仙之人兴许就该绝情绝欲……

这个念头甫现在她脑中就被她强行抹杀了，她越来越倾向和赞同慕十三的看法，修仙要是修得连七情六欲都没有了，言行还得处处谨慎小心，那修仙到底还有什么趣味？

啊，老天保佑，师叔可千万不要错，这样他们两个就不会因为不绝情绝欲而成不了仙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有他为伴，万一修不成仙，似乎也不是什么太倒霉的事。

她垂眼微微笑起来，随后趁着厉青寒沉默想事，忽然出其不意地问了一句：“师父，你知道尚朝云为什么要救楚夫子么？”

厉青寒心不在焉道：“大概是旧怨未消吧。”

“什么旧怨啊？”

“元一真人同她有过一段宿缘……”厉青寒话到一半，惊觉自己失口，连忙收住，吹胡子瞪眼睛地呵斥韩吟，“上辈子的恩怨，你打听这么清楚做什么！”

单他说漏嘴的那句，韩吟就能大致猜出事情的原委了，但本着认真严谨的探查态度，她不怕死地追问道：“是尚朝云旧情难忘，这才对元一真人下了勾情毒试探他的心意，却没想到元一真人喜欢上了楚暮雪么？”

厉青寒瞪着眼睛继续吹胡子，懊恼到连话都说不出来。

韩吟还在推断：“尚朝云为此怨上了楚暮雪，不想看到她复生，所以救了楚夫子？”

厉青寒回过神来一拍桌子：“楚暮雪的事，你怎么查出来的？”

韩吟如今已是内门弟子，又收了造化金钱，知道不会犯点小错就被轰出门派了，因此心里有了些底气，不但不慌怕，反倒撇撇嘴抱怨道：“看吧！师父你明明知道这事，上回却哄我说自己知之不详，让我不要追查。”

厉青寒面色一阵青白交错，最后呵斥她道：“够了！既然这事你知道得一清二楚，那你现下是不是给我解释一下，你和慕十三怎么回事？忘了还有前车之鉴，想重蹈覆辙么？”

“啊——”韩吟面上现出茫然之色，但心里叫苦不迭，不会吧，云初心不是说他还不知道流言的事么，怎么突然就同她提起慕十三来。

厉青寒确是不知，要知道，以他那种暴躁脾气，早在韩吟入殿那一刻就先打断她两条腿了，但就算不知他想起这事还是震怒了：“慕十三这小子一向懒得不成话，这回竟然会为了你奔波千里，可见有些鬼祟！说，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！”

他一嗓子吼得殿里回音阵阵，韩吟也有些心惊肉跳，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论无赖狡黠谁也比不过她，就见她委屈地扁了扁嘴，眼里已然泪光盈然：“师父你好不讲道理。”

厉青寒气极反笑：“我不讲道理？”

“是啊，同门相助，天经地义，尊长扶幼，理所当然，师父怎么能把这样的事，说成内藏鬼祟呢？”韩吟哭归哭，呛人呛得毫不含糊，“难道师父觉得弟子有难，慕师叔明知道却袖手不管，任弟子自生自灭，才是心怀坦荡，不藏鬼祟之举？”

厉青寒被她呛得无语，尽管心里仍然觉得有许多不妥，但他心思到底没有那么缜密，口才也不是太好，又被她哭得心烦意乱，只得退让一步道：“罢了！这次的事我就不追究了，但你给我记清楚，今后照旧离他远一些，再让我知道你去找他，我就打断你的两条腿！”

被严重警告了！

韩吟出了不居殿后就是一阵心烦，不知道她师父究竟同慕十三有什么过结，怎么对她与慕十三接近的事如此敏感，如此反感！不过她惯于苦中作乐的，也没心烦多久，回到自己住的小院就写了张条字：慕师叔，我师父说我要再去找你，他就打断我的两条腿，所以今后还是你来找我吧。

写完，等着墨迹干了她就折成纸鹤放飞出去，然后躺到床上倒头就睡，至于慕十三来找她，会不会也被厉青寒打断两条腿，那就不关她的事了。

韩吟自小流浪，直到入了九玄之后才渐渐生出一种归属感来，将这地方当成了家，因此漂泊在外许久，身心俱疲后，回到山上就觉得异常的安心适意，这一夜睡得酣畅，竟然无梦直至天明，而且还不是自然醒的，是被方予给吵醒的。

“起来起来。”方予捏着她的鼻子一迭声地嚷，“你好没良心！回来了也不找我，竟要等我上门看你！”

韩吟迷迷糊糊地拍掉他的手，揉着眼睛坐起来，根本没有说话的机会，就听他一个人眉飞色舞地说个不停，先问她洛云卿为什么没有跟着回来，又催她说些下山后遇到的奇闻趣事，最后还神秘兮兮地凑到她面前，悄声问她门派里那关于她和慕十三的传言究竟是不是真的。

遇到这种八卦师兄，韩吟实在无可奈何，只好打消再睡个回笼觉的念头，同他促膝长谈起来，当然那些敏感问题她才不会犯傻直说，只同方予打着太极，能含糊地就给他含糊过去。

事多琐碎，两人这么一叙别来也就到了晌午时分，听见韩吟说要去掌门回事请罪，方予才意犹未尽地打住了话头道：“我陪你一块儿去，等你出来，我带你玩去。”

韩吟好奇：“玩什么？”

方予神秘一笑，卖着关子不说，反倒催着她快些去。

接掌五行宗的事情，上回洛云卿已代为禀过，因此韩吟找罗瑾，也不过是为了五行灵脉被造化金钱毁掉的事去请罪，再有就是回报尚朝云和苏星沉的事。

罗瑾倒是一派掌门的恢弘大度，没有在五行灵脉的事情对她多加怪责，只是细问了些造化金钱情况，嘱她好生看护这法宝，再有就是说起苏星沉时，流露出了一些伤感和惋惜。

“星沉这孩子就亏在孤标傲世的性情上，遇事容易偏激执着，他要像你洛师兄那样，性情里稍带点柔韧，那磨砺一番后必成大器。”

俗话道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

韩吟敏锐地从他的话里觉察到了什么，低垂的双眼一下子就亮了起来。

罗瑾又说了两句宽勉鼓励的话，便挥手让她去了。

临走前，韩吟犹豫了一下，回头问了一句：“掌门，我就是好奇想问问，如果我们将苏师兄带了回来，掌门会如何发落他？”

罗瑾倒也没有嫌她多问，目光深沉起来，半晌才道了一句：“他已铸成大错，不光戮杀同门，连流仙门下弟子也有一人丧生在他手下，另两人重伤，我身为九玄掌门，总要给出个交代。”

他言语里颇带痛惜。

韩吟一听就明白了，苏星沉若回了门派，将要面对的惩罚绝对轻不了，哪怕能侥幸保得性命，也保不住那一身的修为和今后的人身自由，他那样的人，是不会愿意单留条性命苟延残喘的，因此宁可死在洛云卿的剑下。惨烈归惨烈，却是他咎由自取。

韩吟暗叹了一口气，告退出去。

外头方予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，拖了她就走。

“到底去哪里啊？”

“聚仙峰。”

韩吟愈发纳闷，聚仙峰在九玄诸峰中居首，寻常无人居住，只有遇上了门派大事或是迎宴贵客，九玄众人才会集聚峰上，而且她记得听人说过，那里是禁地。

她疑问出来，方予却不以为然道：“那地方空荡荡的就一处广场，几座殿宇，哪里有什么可禁的，从前不许人上去是因为那里封着九玄至宝，如今宝都被你收了去，还禁什么禁？”

他说着又一拍头，解下自己腰间系的乾坤囊，腆着脸笑：“巧了，我一直嫌这囊里能装的物事有限，师妹帮帮忙，替我祭炼几重上去。”

造化金钱得了五行灵脉的好处，修为大增，如今祭炼几重乾坤囊不是什么难事，然而他那样刁钻的心性，怎会情愿？被韩吟取出来后就摇身成了翩翩少年，张口就骂方予：“打小看着就觉得你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坏主意竟然打到大爷头上来了，告诉你，没门！”

方予好笑地望向韩吟：“这家伙现下长得人模狗样了，但那张嘴还是一如既往的

臭啊，师妹你怎么忍得住？”

他很少这样嘴毒的，实在是当年被这位财宝大爷骂得狠了，至今有些耿耿。

韩吟二话不说，掂起脚来就把乾坤囊往财宝大爷嘴里使劲地塞，看着他气愤懊恼地囫囵吞了下去，这才狡黠一笑：“秘诀嘛，就是不要跟他废话！”

财宝大爷开始喋喋不休地骂：“韩吟你这个臭小妞，吃里爬外的臭丫头……”

韩吟朝方予望了一眼：“还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当他不存在。”

彪悍如财宝，遇见韩吟也是无奈，因为无论怎么骂，她都面不改色，无动于衷，倒让方予捧腹大笑起来，出尽了一口憋了好几年的闷气。

聚仙峰少有人去，他俩这一路上倒没遇见什么人，然而到了峰顶，韩吟才发现原来方予是早就同人约好的，坐等在那里的人听见他俩的脚步声，头也没回就道：“怎么来得这么晚，我都想走了。”

方予也不解释，只道：“我带了我师妹一块儿来。”

那人微讶回头，看见韩吟忙起身唤道：“韩师姐。”

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面前这个面眉目清秀的少年就是同秦无忧一块儿考入内门，后来拜到沈姿门下的轩辕夜。韩吟对他的印象不深，但他是璇玑派掌门的孙儿，言行举止自有大家风范，态度从容很容易让人心生好感。

韩吟就笑道：“你们到底约好了做什么事？”

轩辕夜一笑，将手里拿的事物递给她看，转眼瞥见她身后那满面恼色的财宝大爷，他虽不认得，但也听说过韩吟收了造化金钱的传闻，单看财宝身上那没有收敛起来的璀璨灵光就猜到了其身份，又笑了一笑。

“纸鸢！”韩吟有些欢喜起来，“你们来这里放纸鸢玩么？好极了！”

谁知方予却说：“不对！”

韩吟一怔，纳闷道：“怎么不对？我从前没有玩过，但是看见别人玩过，只不过你们做的这个纸鸢，好像大了许多。”

何止是大了许多，那纸鸢简直比她的人还要阔长，要真放起来，恐怕挺费劲。

方予得意一笑道：“我们不是放纸鸢，我们是放人！”

放人……韩吟瞬间悟了，非但没扫兴，反而愈发兴奋起来，一迭声地催着他俩快点把她放起来。

所谓放人，就是被放者摊直双手，由着同伴将纸鸢紧系到身上，然后站到峰顶最高处，闭着眼睛往脚下的虚空处纵身一跃。

山间穿行的风就呼啸在耳旁，她睁眼看见满目苍翠，青山绿水就在眼前，风托着纸鸢翱翔的感觉轻灵自由，同御剑飞行或乘骑灵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让她生出一种自己长了翅膀的错觉。极致的紧张刺激和淋漓畅快让她放声欢呼起来，那声音也仿佛生出了翅膀，在山与山之间回荡不歇，引得峰顶上方予和轩辕夜也兴奋难捺起来，开始争执下一个轮到谁。

纸鸢带着韩吟翱翔了很远，她用了轻鸿术安然无恙地落地，随后召唤出獬豸，乘

着回到了峰顶。

“好玩吧！”方予抢上去，“这回轮到我了。”

“什么！”轩辕夜不依，“你方才猜拳输了，轮到我才对！”

方予将他推开：“输的人先玩，我没有告诉你么？”

“你这也太无赖了吧！”

两人吵作一团，旁边财宝大爷本来讨厌聚仙峰，满腹的不高兴，此刻才兴奋起来，唯恐天下不乱地怂恿他们：“不如你们打一架好了，谁赢谁先，我来做见证。”

比财宝更无耻的是韩吟，她立在峰顶上居高临下：“你们两个慢慢吵，我再玩一次先！”她说着就纵身往下一跃，速度快得那两人压根就来不及拦她，不过这回有点乐极生悲了，忽然来了一阵大风，好像一只无形的手猛抽了她一样，直接将她拍到了山壁上。纸鸢被撞坏，韩吟如同断了线一般，悲剧地顺着山壁直往下溜去，好在方予反应快，御剑急追上去接住了她，将她带回了峰顶。

轩辕夜本来正郁闷自己做了两天的纸鸢玩都没玩着就这么报废了，然而看见韩吟那披头散发，脸上身上被挂破好几处，狼狈无比的模样又忍不住失笑出声，同方予两个笑成了一团。财宝大爷更夸张，笑得直接滚到地上去了，结果打了个噎，喷出一把残剑，那是韩吟被锁灵丝绞断的飞剑，塞给他重新炼制的，于是他又把剑捡起来，喀嚓喀嚓当萝卜一样嚼吃了。

这么一来，方予和轩辕夜倒止住了笑，极为黑线地盯住了他。

“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！”财宝大爷吃至剑柄，低头瞧了瞧，发现材质不怎么好，就顺手往脑后一扔——

不想这时朱情儿刚好带着两名同她交好的师妹上来，被这又疾又快，出其不意飞过来的“暗器”给打中了脑门，疼得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再看见韩吟，她心里的恼怒翻倍，捂着额头就问：“方才哪个在这里御剑了？同我去见师父领罚！”

九玄山里不许御剑，就算要练习飞剑，也要去敛雾峰的试剑场，当然偶尔犯那么一两次，又是在空旷无人的地方，其实没什么大不了，朱情儿也没有那么不近人情，她只是在下面看见有人御剑，赶上来警告一声而已，但是，如果犯错的那个人是韩吟，事情就不一样了。

朱情儿找碴，方予和轩辕夜自然不会乖乖认错，七嘴八舌地就辩解起来。然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朱情儿都听得心不在焉，她的眼睛只往韩吟身上扫，想起她师兄俞寂平回来时说过，韩吟已经修到了凝练境界。

入门仅有两年就修到了凝练！

朱情儿觉得这事简直不可思议，因为她的资质常被师父宋越夸赞，可是入门两年时，也不过才修到入窍，得了拜入内门的机会而已。心里有酸溜溜的小泡泡一串串地泛上来，朱情儿不得不替自己寻找心理安慰，她判定韩吟之所以修炼这么快，是五行灵气同修的缘故。但是大家都知晓，混元心法早就已经失传，因此韩吟就算修得再快也凝不出上品金丹，这辈子都没有成仙的指望。

当然，她这种想法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，根本就不知道罗瑾严令外传的那些事，于是稍觉心平气和，依然极为轻蔑地瞧着韩吟：“跟我走一趟吧。”

韩吟在整理仪容的百忙中抬了抬眼：“我？”

“我看见你在飞剑上了。”朱情儿嘴角讥讽地扬起，“怎么，能御剑了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卖弄给人瞧么？”

她说着又目带深意地看了看方予和轩辕夜，嘲讽感慨道：“市井出身的人就是不一样，手段花样轮着玩，这不才回山又搭上两个，真不知道慕师叔要在这里，他会有多伤心。”

流言真是传得满天飞了，朱情儿身旁那两名女弟子听见这话，相互望望就嬉笑着咬起耳朵来，时不时瞥向韩吟的目光里带足了鄙夷。

“朱师姐你说话别太过分！身为内门弟子带头传谣就不对，你竟然还编造莫须有的事来污蔑我们，难道不觉得亏心么？”轩辕夜愤愤地争辩着，但看他神情，显然也听说过流言，只是没信而已。

“污蔑你们？我可没觉得。”朱情儿笑起来，“要不我们随便请个师叔师伯来，各说各的理来由他裁断，看看究竟谁对谁错？”

“你这是存心不良！”阳光爽朗如方予，也能领会她这么做的用意，因为谁对谁错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流言目前只在众弟子中私扬，尚未闹到上头去，他们要是带着韩吟傻咧咧地跑去说理，那就等于让韩吟自个把自个卖了，绝对讨不得好。

“方师兄你这么说不对了，我这是给你们一个辩白的机会，哪里存心不良了？”朱情儿嘲讽道，“你们要觉得心虚，不愿去也没关系，那让韩吟跟我走吧，她有胆子在这里御剑，就得有胆子去领罚。”

这种小事，惩罚不会重的，关键就是朱情儿存心找碴，还是单盯着韩吟一人找碴的嘴脸让人看着憋气，方予和轩辕夜咽不下这口气，又同她争执起来。

韩吟见这么吵下去不是办法，连忙拦下他们：“朱师姐，御剑飞行得先有飞剑，你要能在我身上找出一把飞剑来，我就承认我错了，二话不说同你去领罚，但你要找不出来，麻烦你同我道个歉。”

见她这么镇定自若，想必身上真没飞剑，朱情儿一时半会的倒没了主意，不觉垂下眼沉吟起来，不过老天大概帮着她，她这一垂眼，就看见了脚下那财宝大爷砸过来的剑柄，立刻又微笑起来，俯身捡起剑柄在韩吟面前晃了晃道：“韩师妹，这不是上回掌门赐你的那把五行剑么？你如今果然是财大气粗的人了，为了逃避责罚，连这把剑都舍得毁掉，只可惜啊，没毁干净，还留了这么个把柄。”

她大概觉得自己“把柄”两字押得好，语带双关，于是面现得意之色，跟着转头问她身旁那两名女弟子道：“你们方才都瞧见她那法宝毁剑了吧？”

那两名女弟子看了看财宝大爷，点了点头。

朱情儿猫捉耗子一般把玩着剑柄，笑道：“人证物证俱全，你还有什么说辞？”

是没什么说辞了，就告诉她那把五行剑早断了，她也能说成亲眼看见没断，韩吟

望着她，目光里全是沉吟之色。

朱情儿当她哑口无言，又挑衅着看另两人：“你们呢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方予站前一步：“御剑的是我，我同你领罚去。”

朱情儿却不理会：“方师兄你不用将她的过错揽到自己身上，揽了人家也不领情啊，人家心里有师叔呢！”

这话说得尖酸刻薄，可惜韩吟听了不羞不恼，仍然一脸沉吟，只是微微皱起了眉头。

朱情儿捏了剑柄转身：“好了，要再没什么说的，就跟我走吧。”

不想这时一直在反复咀嚼五行剑的财宝大爷吭了声，他嚷道：“我有话说！”

朱情儿有点意外，转头认真地看了看他，见他幻出的人身模样俊俏，同他留在她心里的欠抽形象不符，心里不禁暗暗道奇，嘴里却道：“你说。”

财宝大爷就装模作样地清了清嗓子，一脸要同朱情儿据理力争的严肃，勾得方予和轩辕夜都侧耳起来，想要见识一下这位爷有何高见，却没想财宝架子搭完，唇角掀出得意的笑，张嘴就说了两个字：“放屁！”

“什么？”朱情儿愣住，一时没反应过来。

财宝大爷性子极好地重复了一次：“我说你放屁！”

“你骂人！”朱情儿的脸色顿时一阵青来一阵白。

“傻货！”财宝大爷的下巴傲慢地扬起：“骂你怎么了，又不是头一回骂，莫非你还要找你师父告我去？”

当然不可能！她上回被骂得狗血淋头都哭出来了，她师父宋越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在旁看着，谁让造化金钱是法宝呢？还不是一般的下品法宝，因此被骂的人只好自认倒霉，永远都不可能讨要回公道来。

朱情儿气得想要拔剑，方予和轩辕夜呢，先是失声爆笑，再一回味，发现财宝大爷还真有高见，朱情儿方才说的那一连串话，可不是只有用“放屁”两字才能高度精确地概括么？于是笑得愈发厉害起来，都弯了腰。

“你这是护着你主人，存心同我过不去是吧？”朱情儿理智尚在，就开始套财宝大爷的话，只要他答个“是”字，韩吟就多了一条恃宝骄纵、侮辱同门的罪名。

依财宝的智商，他多半辨不出这等暗藏的言语陷阱，好在他根本就沒护着韩吟的意思，当即就挥挥手道：“我就看你不顺眼，不骂你不痛快！至于她，我犯得着护她么，你爱带走带走，最好罚重一点，罚她去死也没关系。”

这话一说，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，怪道听说造化金钱讨厌呢，这等法宝，大概也就韩吟能受得了，不过到了此时，就连韩吟也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：“唉——”

朱情儿心里略微好受了些，倒有心情幸灾乐祸起来，奚落她道：“活该！”

韩吟不理她，十分忧伤地抬头仰望天空，喃喃道：“也不知道洛师兄这会怎么样了，他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差一点就死了，却还要逞强，死都不愿跟我们回来，唉……”

这话说得极轻，但“洛师兄”三字还是清清楚楚地落在了朱情儿耳里，她神情立刻紧张起来，想都没想就脱口问道：“洛师兄怎么了？”

啊，看来她果真还不知道！

韩吟越发忧伤了，但是紧闭着嘴，一个字都不再说。

朱情儿没那么傻，知道韩吟这时提起洛云卿针对的是她，原本不想理，然而看见韩吟面上那浓重的忧伤不像是装假的，而且洛云卿也的确没有跟着他们一块儿回来，她的心就不由自主地紧揪了起来，语气也急促了许多：“快说，洛师兄他怎么了？”

韩吟这才斜斜地瞥了一眼过去：“你让我说就说啊？我才不乐意呢！”

她说着就往峰下走去，还头也不回的勾了勾手指：“财宝跟上。”

财宝大爷的三俗名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恼得他张口就骂：“浑蛋！”

骂归骂，还是不得不跟着她走，于是边走边骂。

“你回来！”朱情儿急了，“你把洛师兄的事说清楚！”

韩吟脚步越发欢快起来：“没空哦师姐，我要找宋师伯认错去，说不定会被罚去清心崖面壁那么三五天，师姐要想知道什么，三五天后再来找我吧。”

三五天后！黄花菜都凉了，洛云卿要真受了什么危及生命的伤，那估计也死得差不多了。朱情儿抛下脸面追了上去：“只要你说清楚，你御剑的事就这么算了。”

韩吟总算停了脚步，但没回头：“我御剑了么？”

“没有没有，你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在这里看风景。”朱情儿忽然聪明起来，还拉起她的手，把那五行剑柄递还给她，讨好道，“我那里藏了些炼器的好材料，师妹回头重炼那五行剑时，要缺什么，就去我那挑挑看。”

韩吟转了身问：“当真？”

朱情儿真心实意地点头：“真的真的，你想要什么就只管拿去，反正我眼下也没有炼器的能耐。”

肯退让到这种程度，看来她对洛云卿的喜欢还真不是那么一点点，不过韩吟还没放过她，装模作样地屈指叩着下巴道：“可是我最讨厌被人冤枉了，明明没有做过的事，别人要赖我做了，我就会很生气。”

丢一次脸是丢，丢两次也是丢，朱情儿干脆不要脸了，咬牙就道：“师妹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，请你原谅我这一回。”

一向骄纵的朱情儿肯低声下气地赔礼道歉，这简直奇迹到堪比太阳打西边出来，旁观的方予等人下巴都差点砸到脚背上，再望向韩吟的目光里，满带了五体投地的佩服。

韩吟讨回了脸面还占了便宜，才没傻到去干那种赶尽杀绝的事，因此笑了一笑就把洛云卿受伤的经过说了，还把他的去向也说了。

朱情儿听完后道声谢，连同她那两位同伴打声招呼都来不及，就一阵风似的往峰下冲去，转眼不见了人影。

方予这时才回过神来，有些不满道：“你还真告诉她啊，不知道洛师兄有点烦她么？”

韩吟望着朱情儿离去的方向微笑：“这样挺好啊。”

什么意思？

方予没听懂，韩吟也不解释，她是心里仍然担心洛云卿，可是已经被赶回来了就只好再去，不如做个顺水人情，把朱情儿忽悠过去照看他，她也好放心，毕竟烦也是一种情绪，就算洛云卿看见朱情儿心里烦躁，也比他一个人待着伤心要好。

阳光西斜。

韩吟从聚仙峰回来，进门就先找那趴在床上呼噜噜睡得正香的土灵猪。

“醒醒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？”

土灵猪茫然地看了看她，摇了摇头，搭下眼皮继续睡。

韩吟不死心地揪它耳朵：“慕十三没有来过么？”

土灵猪烦躁地冲她翻了个白眼，挣脱她的手哼哼两声，滚到床角继续睡。

韩吟失望地坐在床沿，旁边财宝大爷幸灾乐祸：“明摆着么，人家不想见你，在外面被你死皮赖脸地缠着那是没法子，回来了自然能躲你多远就躲多远。”

“闭嘴！”

财宝哪里肯听，继续喋喋不休：“像你这样一不温柔二不体贴三不贤惠四不淑良五不漂亮的女人，根本就不会有男人喜欢，何况你暗恋的还是你师叔。啧啧，撇开他的身份不说，单是他这个人就很不简单，外表内在都是出类拔萃，我劝你最好趁早死心，癞蛤蟆就别想着吃天鹅肉了。”

瞧，他在韩吟身边待久了，有些事她就算想瞒也根本瞒不住，他全都知道。

韩吟挫挫牙道：“起码我还有一个优点。”

“是么？”财宝大爷抱起双臂，目带玩味地望着她，对她的话表示深切的怀疑。

“对！”韩吟掂起脚来冲着他的左眼眶就是狠狠一拳，“我的优点就是对那些挑衅欠揍的家伙，绝不心慈手软！”

财宝捂着眼眶，骂了一句：“流氓！”

可不就是出身市井的流氓恶棍！如果说之前她还被财宝大爷攻击得心生挫败感的话，那此时此刻她就完全无所谓了，坐到窗前去写了封信，丢给财宝道：“替我送封信怎么样？”

“给慕十三？”财宝撇嘴，“我才不去！”

“不是。”韩吟摇头，“我是要你把信送给胡侃。”

知会胡侃一声，她回来了，让他在江静夜找上门去时回个信来，顺便再替她留意一下，天殊城内有没有适合修仙的孩子，她要收徒。

当然，胡侃是无法辨别一个人有没有修仙资质的，不过韩吟最看中的也不是那些，她只要胡侃替她列份名单，名单上的孩子够伶俐，品行端正，心志坚定就好，回头她自己再从中慢慢地挑。

财宝高高地扬起下巴：“你让我这身份高贵的法宝替你跑腿送信？”

韩吟望着他：“你可以玩一会，明早再回来。”

“成交。”财宝一口把信吞了，幻出原形来，拍着那对金色的小翅膀就飞走了。